

青溪舊屋文集

敘

青溪舊屋文集者年丈孟瞻劉先生之所作也王象之云青溪鑿於赤烏四年而吳志無之陳壽之略也南齊相人劉子主家谿上聚徒授書不期榮進唯求丞彭城以養貞素先生簞屨徵居邗上而遠慕檀橋可謂清德不衰者矣文者前賢所以餉遺後人之軌跡使知則古昔以明聖人之道也是故析理昉十翼紀事昉禹貢敘情昉三百篇紀人物昉於左氏傳考工記莫不測遠洞幽宏綱挈而細目備後之欲求聖人之道者觀於是數者足矣又奚有所言然而運會嬗於上風氣變於下動者習焉靜者覺焉前者評焉後者蘇焉不能無所言也特其情不入則其真不出其事未究則其理弗確何以望古作者之門逕哉况夫辯駁指陳如司寇之弊獄司空之計帳援律賦工毫髮無段

藉非深於古人典籍之要必不能贊一辭先生含六藝之英茹之吐之肴核百家以爲加饌若人之評杜詩韓文而皆取證於六經俾讀者斐然分別於白黑豈不昭乎哉爲學人之文與乾嘉中海內晏謚良士伏處多以學業相競而江左最爲冠冕道光以來雖漸凌替而先生與寶應劉楚楨山陽丁儉卿殿爲後勁其所著作皆能使學者有所法丁君家顯達書久風行劉先生論語正義其誥嗣叔俛今已刊布先生揚州水道記雖亦印行而他著述尚秘之篋內學徒愬焉顧先生歸道山後粵匪造逆家室移徙未暇料檢而伯山同年旋卽世其門子恭甫校官書於金陵書局終日夕無停晷遂亦沒世不其哀與天眷先生俾文孫良甫謙甫誠甫昆季繩繩繼繼克纂先緒掇拾哀集井將以左氏舊注疏證以次繡梓則先生雖無子圭薦達之

遇而老屋短檠所得於風雨雞鳴者猶得昭昭然揭於當
世則良甫諸子之孝慈豈不大哉光緒九年夏五年家子
江甯汪士鐸拜譔

孟瞻先生遺象

後學繆祐孫敬樵



猗與先生說徑鏗、孔跡既辨
邗溝我明道純儒術誼三友
聲三世德業邁漢東京

敬製

孟瞻先生年丈遺像

年家子汪士鐸

青溪舊屋文集目錄

卷一

四惜賦

并序

召伯埭賦

并序

盆菊賦

并序

菱蕩佩賦

擬謝希逸月賦

擬沈約高松賦

并序

申笏山先生畫像贊

廬陵王氏兩世孝子贊

卷二

圩岸公修議

既殯後復殯服說

親喪既殯後見君無說衰說

江都汪氏兩孝子祠記

更正揚州府學名宦鄉賢祠木主記代

重修玉皇閣記

卷三

上阮相國書

答黃春谷先生書

與沈小宛先生書

與劉楚楨書

與王子涵司馬論修縣志書

卷四

項羽都江都考

駁全謝山九郡答問

劉楚楨江淮泛宅圖序

梅蘊生載碑圖序

除夕同舟守歲圖序

送李方赤太守序

桃花庵展上巳會序

卷五

今文尚書論文序

朱芷汀夏小正正義序

凌氏叢書序

春秋左氏傳舊疏考正序

黃白山先生義府字詒序

重刻舊唐書序

代

重刻郝太僕褒忠錄序

代

江甘貞孝節烈總坊錄序代

廣列女傳序代

魏延昌地形志序代

校刻宋元鎮江府志序代

宋元鎮江志校勘記序

揚州水道記後序

卷六

夢陵堂文說序

洗冤錄辨正序代

海陵文徵後序

瓊花志序

陋軒詩續集序

經遺堂集序

夢陔堂文集序

舍是集序

句溪雜著序

娛景堂集序

雲陽陳氏族譜序

代

長樂李氏族譜序

代

卷七

論語孔注證僞書後

刑統賦解書後

書楊氏服制議後

李西林先生知稼堂集書後

李松谿先生研錄軒詩集書後

書惲子居林孺人墓志後

漢射陽石門畫像跋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舊拓本跋

江陽米氏女墓碑跋

卷八

寶應喬君傳

戴靜齋先生傳

王峙亭先生家傳

文學汪君傳

文學方君傳

辭君家傳

方節母家傳

汪母楊太孺人家傳

嚴節婦傳

鮑孝女傳

吳烈婦傳

周烈女傳

卷九

誥授中憲大夫道銜懷慶府知府汪君墓表

代

劉迪九先生墓表

銅陵縣典史程先生墓表

直隸州州判劉君墓表

鄉貢士陳君墓表

處士余君暨妻姚孺人合葬墓表

烈女劉氏墓碣

卷十

文學辭君墓志銘

清故貢士梅君墓志銘

清故貢士戴君墓志銘

附監生丁君妻劉氏墓志銘

先府君行略

先母凌孺人行略

祭洪桐生師文

祭辭子韵文

卷十一

詩

青溪舊屋文集卷一

儀徵劉文淇

四惜賦

并序

此余少作也寄興無端隨感而賦舊有六篇藏諸篋行今錄舊稿汰二存四名曰四惜云

伊崑山有太璞兮靡色類之可方維皇覽德輝兮韞奇石而深藏玉亦恐世用兮羌不能掩其光匠氏持錯刀以從事兮剖至寶於嶙峋逝將辭此嶽神兮別藍田之故鄰倘得貢諸美人兮庶比德之攸在矧不爲席上珍兮乃爲狂夫之佩朝以予爲環兮夕以珉而視予謂微瑕有玷兮羌並棄此連城之璵黨人誣誣予以色售兮謂玩物而喪志仍棄捐于空山兮對幽巖而灑淚予將效石之能言兮愬上蒼而遙寄愬曰昔懷璧兮間關今反璧兮故山快弁

和之見別兮感相如之知還重曰價重兮時無多時失兮
柰若何誰將寶此無當之卮兮恨不早供君子之摩挲

右剖玉

倚彼若蘭山崖水涘春月吐黃秋風孕紫幽谷悶香空林
寄傲低醉雨酣高餐露飽爾乃柔情欲媚佳夢初徵蕙帷
忘寵芝室祛矜猶復妬招白芷讒蔓青藤晨華未落夕怨
已乘矧其愛繁厭寂辭靜就喧橫生礙路縱出當門招尤
刷葉觸忌鋤根吁嗟乎非車前草胡爲當道非雨後苔胡
爲侵堦已焉哉實落疑膏花飄紉佩膏泣殘釭佩枯餘帶
昔比桂椒今儕蕭艾小草有知芳魂誰醉

右鋤蘭

夫何秦岱之白雲兮見其出而不知其歸曾五色之迷目
兮忽一瞥而無輝陋朝霞之緜采兮羞夕蜩之淫氛浴清

波而磅礴兮觸奇石而氤氲天孫游戲于碧落兮日七襄
而報章織羅無心而舒卷兮倚閭闔而徬徨贈我以繡段
兮復遺我以錦裳感良會于須臾兮慨變幻之無時朝扶
羲和之垣兮豐隆縱轡而驅馳夕依望舒之宮兮屏翳飛
輪而迷離昨見妬于霜女兮今又激怒於雨師非煙非霧
而四散兮杳不知其所之膏吾車兮秣吾馬要子於天末
兮停子之駕謂聚散之有主兮帳盤桓之無暇遂凌無何
有之鄉兮旋廣漠之野歌曰何所無雲兮惜舊遊何雲不
歸兮悲故秋誓將從此雲中君兮託媒問于蹇修

右歸雲

春之來兮如夢境之初經春之去兮如醉鄉之未醒夢覺
兮難留酒醒兮愁復愁知千金之難買兮恨不乘春色而
夷猶乃有校童情薄思婦愁多恨柳條之難繫悔桃葉之

徒歌感流光之急激嗟好景之蹉跎別有佳人惜別公子
思歸對茲燕婉戀彼芳菲謂春光之雖逝結繾綣于斜暉
春情散兮如煙春愁結兮如絃問靈修于此夕待之子于
來年願偕青鳥俱東兮雖數見而猶憐

右餘春

召伯埭賦 并序

昔謝安石勲蓋江左利濟蒼生中興名流推爲第一維時
會稽王道子秉政擅權嫉其望重擠而出之安石因求鎮
廣陵爰作埭於步邱蓋以禦水患而扞鄰敵也後人追思
之名之曰召伯埭焉安石之未出鎮也宅在金陵有墩在
半山後人以其姓命之曰謝公墩而斯埭則以古人之名
命之曰召伯埭流風餘韻稱誦弗衰夫道子之在當時薰
灼如彼其排安石也不遺餘力曾不轉瞬藩宅爲墟安石

憂讒畏譏避權謝寵而斯垓歸然獨存歷歲彌久望古遙集感而爲賦其詞曰

束輕裝以行役兮駕扁舟以長征游廣陵之舊鎮兮緬晉代之新城懷登高之遠志兮發思古之幽情溯江左之賢相兮推太傅之英名維斯垓之巋然兮猶奕世而騰聲胡當時之多忌兮沒則有榮方東山之樂志兮吟梁甫而抱膝娛絲竹以忘年兮觀圍棋以永日世乃詆其石隱兮謂煙霞之痼疾懼口衆而我寡兮爲蒼生而一出迨勳業之爛然兮讒夫又騰其口實何東藩之鴟張兮憚正人之巖峻方羣邪之項領兮嫉名流而遠擯去石城之舊都兮出廣陵而作鎮陽重之以藩屏兮陰以疎其朝覲信大賢之貞遇兮仍鎮靜以居官伊秦人之善覩兮聆治績而膽寒慶烽煙之靜息兮保偏隅而奠安嗟淮南之下濕兮屢遭

水而汎瀾集版築以待事今創高堤而如磐疇漢室之宣防兮禦竹箭之流湍食舊德之不忘兮畀吾民以安宅等斯埭於甘棠兮擬謝公於召伯傳遺聞於父老兮播芳聲於載籍公自有其千古兮彼讒夫兮何足責

盆菊賦

并序

原夫菊者備五美而表德應九秋而作華其品可玩其葩可服是以往代作者寄興斯在如孫子荆潘安仁之流皆有秋菊之賦並託寫毫素傳播藝林豈非偉茲物之珍麗超庶類而神奇本孫賦既延期以永壽又蠲疾而弭疴乎盆賦賦家兄如川循陔之暇蒔蓺花草當茲嚴冬固陰沍寒而盆菊生意盎然亭亭獨秀命淇賦之淇嘉夫菊之在幽愈馨而非同鬱掘萌芽者之爲信可賦也

當說餅之良宵爲圍爐之雅集瓶乍洗而冰凝窗未闌而

風入傷百卉之俱腓感萬物之咸蟄探芳訊而低徊對華
林而鳴咽乃有翠葉雲布黃萼星繁揚芳葉几托根瓦盆
穎擢冬日芬吐黃昏映玲瓏於燭影寫參差於月痕恍入
南陽之谷儼遊彭澤之村酌王宏之藏酒酌陶令之芳樽
當夫金商屈節白帝司時芳谷搖落平林變衰饑叢桂於
山椒祖幽蘭於水湄嘉茲卉之孤秀獨芬馥而呈奇矧嚴
霜之布濩更朔雪之紛披迺傲寒而茁葉仍破凍而挺枝
待采擷於南山供餐吸於東籬與孤松而競秀共寒梅而
鬥姿肇三春而懷芳凌三冬以愈馥惟早植而晚登譬眾
醉而醒獨一任運於天地非故驚於流俗嗟人情之趨僞
又鬱養夫萌芽穠李方冬而含萼天桃先春而著花並乍
開而旋落等木槿之朝華豈若茲英英冷艷或或寒葩自
甘處於寂寞終不棄夫幽遐雜木爲漿和芝成液載劉生

之丹方列葛仙之秘籍願介壽於華堂駐千齡之顏色

菱蕩佩賦

秋風徐來微波不開蕩花夢杳菱鏡妝纔瘦影半彎愁痕
一角淺碧波搖深紅露濯露濯余兮不歡波搖余兮不怯
拚浮沈于一時歷滄桑之千劫昭質納污貞情刺手羌寸
心之俱靈持二足而自守剛雖露角柔卽成絲任蓼花之
肆謗聽藻葉之騰詞盤凌波而微步根在水而不移淚滴
青冰船橫碧落嗟采采之何人感千金于一諾辭彼流水
貢之玉堂疇雪其垢叩嗜其芳匪瓊瑤之望報羌佩服而
無忘

擬謝希逸月賦

宋孝武帝既喪淑儀退朝不樂感物增悲光祿大夫希逸
作哀策文奏之帝尋繹未終愀然動容仿佛在慮惆悵靡

窮感情辭之交切以悱惻而彌工迺駕天駟乘路車召賓
從集邱墟既登山兮寥廓復涉水兮踟躕臨殯宮而愴恍
啟總帳而歛歔于時白露戒寒流火退暑西冥暉潛東壁
華吐感皓月之常明悲黃泉之獨處爰命希逸大夫更抽
毫而作賦希逸避席而起曰臣陽夏鄙士濫厠簪纓不才
寡學恐負盛情臣聞君秉陽德后主陰位日以陽經月爲
陰緯后佐君而代明月繼日而從類夜明象德水之幽尚
儀占從星之瑞三日成魄七寶誰修蕩陰効順廣照承流
離次而二曜弗集有食而六宮貽憂若夫秋水寒潭暮雲
遠塞霧霽黃沙霞蒸碧海桂留人于小山鶴呼子於幽瀨
嗟素娥之遐征奔廣寒而振采澄波掩映流光徘徊揚輝
瓊樹棲景幽苔山庭鐙黯烏鵲聲哀君王乃辭隧路指歸
途卽蘭室步玉除悲風發涼露滑撒琴瑟愬蟾蜍若乃明

河欲沒蟋蟀悲秋屋梁虛照環佩通幽安仁永恨平子長
愁信天地爲逆旅等身世如浮漚于是置酒前席秉燭臨
軒中懷玉潔思緒雲騫洵升沈之有數何圓缺之足論對
素月而有託作長歌以永言歌曰連城去兮不復還同一
照兮隔關山欲往從之路漫漫哀永逝兮愴心顏歌聲未
歇餘光尚存眾賓相顧四座勿喧又稱歌曰月將沈兮曙
色升時代謝兮無可憑心不爲形役觴稱壽者徵武帝曰
善聆子妙論信爲至人直如振瞶誓將書紳

擬沈約高松賦

并序

齊高帝時沈約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子良開館招士約
與謝朓范雲任昉等皆遊焉號爲得人子良有高松賦王
儉謝朓皆有和篇載於初學記藝文類聚約之所賦亦爲
應教之作故其賦云托北園於上邸又云鄒枚之客存焉

皆指竟陵客邸言也約等所賦雖寥寥短篇而盤鬱挺特
具有凌雲之勢既粗肖其體製亦略仿其恠意云其辭曰
伊鬱鬱之喬松偉拔地而特起本山岳之毓靈荷雨露之
繁祉非修竹之能方詎孤桐之可擬既莫詳其種植亦難
遡其年祀辭幽谷之荒寒厠朱邸之華美絕依傍於瑤階
空牽援於玉屺懷勁節以周防抱貞心而自矢爾乃秀實
離離孤標慄慄喬柯聳抱巖石低枕上拂天而干霄旁浥
露而流瀋鄙弱卉之煥霞陋繁英之燦錦偃蓋則密葉能
藏飛節則靈脂堪飲賦記瑯琊之王詩憶東陽之沈若夫
拳曲壅腫支離盤攫借枝無烏尋巢有鶴孔洞穴而中穿
皮剝落而如削詎合大匠之繩難中工師之度託丹心於
倭佺謝緇塵於京洛雖依日月之光未忘林泉之約幸棲
鸞之借寵壯繫馬之稱豪含貞蕤於菊圃挺秀葉於蘭皋

羌干雲而蔽日亦感浪而驚濤得氣則枝成連理迎風則
韻叶雲璈貫四時而愈秀超萬彙而彌高於時清秋乍屆
勝日初逢啟芳園而命駕召佳客而哦松香葉則曾經宿
鳳虬幹則宛爾成龍儼天邊之榆柳傲江上之芙蓉或徘徊
而命筆或徙倚而扶筇承君子之顧盼增華彩於衰容
豈必嚴霜乍警朔雪已布眾卉失色羣芳改度始見不雕
之節方感後知之遇亮賞識之獨先爰揮毫而作賦

申笏山先生畫像贊

吾鄉申笏山先生以壬戌科會試後 挑取中書入值

樞庭議政視草其職密要居是職者不久卽遷擢以去或
入秉鈞衡或出膺節鉞而先生翺翔 樞禁幾四十年淳
陞副憲其澹于榮寵無所繫援也如此又居是職者率通
聲氣廣結納封疆大吏歲時餽問不絕而先生慎于交遊

爲廬墓孝子遂遁桐杖植墓自秋閱冬忽萌芽森茂山無
井泉忽於山麓湧出一泉則劉士雋之狐兔馴擾司馬嵩
之豺狼絕跡阮卓扶喪賊不敢害華秋野宿盜悉遠逃武
宏度素芝頓生郭景華靈泉忽湧不是過也前有孝政後
有士雄號爲累德之里父是德林兒是百藥表爲孝敬之
村謹綴蕪詞式揚遺烈贊曰

猗與先生以孝傳世因心則然豈由外致精意所感上躡
下際以今方古無美不備素業清芬繩繩繼繼孝于惟孝
永錫爾類

青溪舊屋文集卷一

青溪舊屋文集卷二

儀徵劉文淇

圩岸公修議

江都洲圩之田皆係公岸公修惟東南鄉霍家橋馮家橋地方馬圩柏圩嵇圩謝圩汪圩等處岸係公岸修不公修查每圩之田多則六七百畝少亦四五百畝業主不下數十家佃戶不下數百人而靠岸之田隨岸綿亘僅一二十畝一圩之岸保護一圩之田係是公岸理應公修乃勒令靠岸一畝之業主承修而離岸一畝者遂得脫身事外法既不平工遂不固每于大汎之時一遇破圩則圩內數百畝之業佃皆責令靠岸之業主搶修而本圩佃戶不做本圩之岸反代外圩做工以便高索工價所需木料或有未齊眾口沸騰拆人屋柱事定之後責令業主賠錢人數則

無可稽查工賬則開銷任意且大水之時取土甚難溝內撈泥皆係濕土施工水中補塞罅漏何能堅固工尚未完岸又倒卸修理數次終致不保洎夫水退打岸樁木旋即被人竊去下年保險又須買木故以靠岸一畝之田用錢自數十千至百數十千不等其中藉岸索詐者不一而足爭端既啟訟事滋多有已岸倒塌界址分明而牽令未倒之岸認費者有工作甫完水尚未退樁木被竊岸旋崩壞希圖另做者有深知圩岸之害創爲買田不買岸之說現業原業均不承管者有大汎粹至城中業戶未及下鄉而鄉中各戶浮開工料業戶不認彼此爭執者更有刁頑佃戶將寬厚之岸內外鏟削毀岸爲田冬春內外種麥秋間內岸種豆以致堤岸愈形單薄大汎時藉包工作以飽慾壑者現在圩岸爭訟之事已屬不少本年盛漲無圩不破

水退之後卽要施工方能種麥而冲刷日久施工更難若
不明定章程竊恐爭訟之事無已時也細詢鄉中老農該
處圩岸向來亦係公修嗣以江水不大每年春作工力無
多遂令靠岸之佃就近承修而佃戶以靠岸之田有柴草
之利亦皆樂從後以水大工多佃戶力不能任始令靠岸
之業主貼修有主食佃力之說自道光五年以後佃戶亦
不承管遂令業主獨修卽有向眾理論者而地棍串同莊
佃百端把持牢不可破以致靠岸之田有情願不要價銀
只圖免害而無人肯受者有願納官糧不收田租不管港
岸而佃戶仍不肯者夫小民至愚見近利而忘遠害田不
靠岸者但知不認修岸之費田多岸少者亦謂彼此牽算
就少避多而莊佃更以浮開爲得計及至圩岸不保同歸
于盡所得不償所失而扭于積習尚恬然不知變計也欲

興利者必先除害此害不除不獨靠岸之業戶受累無窮而年年失收錢糧亦無所出必至官民交受其病似宜官爲出示諭令公岸公修並飭知該處有業紳士秉公妥議公修章程稟官立案以除積弊而安生業是亦弭爭息訟之一道也道光十二年謹議

既殯後復殯服說

禮記言殯服者二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裨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鄭注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且經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麻弁經者布弁而加環經也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于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也于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疏云此謂君薨在外既大斂主人從柩

而歸其家豫共主人殯時所著之服於時主人從柩在路未忍成服于外唯著麻弁麻布也身著疏衰疏衰是齊衰足著菲履菲謂薦履也柩入正棺後卽服殯服畢塗成服喪大記君弔則復殯服注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一則君薨在外既大斂柩入正棺象小斂夷于堂於此之時服殯服一則君弔臣喪本當視斂有故殯後始往故復殯服爲新君事二者經皆云殯服則直經免布深衣散帶垂矣喪大記疏謂直經免布深衣是也又引小記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謂此亦不散麻非也鄭注曾子問共殯服明云布深衣直經散帶垂則大記所謂復殯服者亦必布深衣直經散帶垂孔疏乃謂不散麻是誤以大記之君弔復殯服與小記之君弔雖不當免主人必免爲一事矣不

知大記所謂復殯服者專指殯後君始來弔言之至小記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此節文承葬虞卒哭之後則此謂葬後君來弔者檀弓君子大夫將葬弔于宮是葬時君有弔臣之禮亦有葬後君來弔者小記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疏云夫免必有時若葬後唯君來弔雖非時亦爲之免崇敬欲新其事是也禮將葬啟殯之後已葬之前主人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爲之著免不散麻帶故鄭注云爲人君變貶于大斂之前既啟之後不云復殯服也復殯服者復其未殯未成服之服必苴經免布深衣散帶垂而後謂之復殯服孔疏解君弔復殯服以爲不散麻是誤以小記葬後君弔與大記殯後君始弔爲一事矣案既夕禮主人鬢散帶垂注爲將啟變也此

人免而已不稅衰也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疏云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大斂以後著冠不散麻糾其垂也至將葬啟殯之後已葬之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爲之著免不散麻帶貶于大斂之前及既啟之後第云著免不云復未殯前之服也蓋旣成服之後雖寢不稅冠衰唯君未視斂殯後始往者復殯服餘則否故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江都汪氏兩孝子祠記

周禮族師之職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而獻其書於王內史貳之以詔王爵祿蓋古者論秀書升之典始于鄉舉里選故

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然則成周盛
時孝弟睦婣之士皆使之治民無待於表門建祠也漢代
賜孝弟爵而不任以民事其制已漸不若古又寢之而爵
亦弗及或表其門閭或賜以束帛其所以磨世勵俗者豈
能及古人之萬一哉然自選舉之法既廢祿利之途不出
于此而孝子悌弟史不絕書亦可見孝弟出于性生不盡
繫乎有所勸勉况自明代以來建祠於學令有司春秋祭
祀其禮等於瞽宗之祭焉此其教孝之意抑亦視古人有
加隆矣吾友汪農部喜孫之祖 皇贈奉直大夫兆初先
生諱一元暨其族伯祖伯高先生諱一崧皆以孝請 旌
得 旨旌表如例而農部復於北來寺買僧隙地建祠山
麓顏曰江都汪氏兩孝子祠既與僧立剋復呈請有司立
案俾汪氏子孫不得索回香火之貲寺僧亦不得毀傷祠

宇寺存與存永永無極或謂農部曰吾子有位於朝於禮得立家廟且兩孝子既祠於學何又於寺爲農部瞿然曰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唐王珪不立家廟致爲有司所劾顧子薄宦京師家無一椽之宅建廟且有待而郡祠啟閉有時子孫不能常往吾族伯祖又無後子異日卽有力營建家廟而族伯祖無享祀之所吾先祖亦愀然有所不樂是以別建斯祠也嗚乎禮之以義起者聖人弗禁若農部所言亦惡得而禁之也哉祠成於道光十四年農部屬子爲記子因換述古今教孝之典與農部所以建祠之意以諗後之謁斯祠者

更正揚州府學名宦鄉賢祠木主記

代

昔朱邑爲桐鄉令既歿桐鄉人祠之此名宦祠之權輿矣張良食采于留後人于留城爲子房立廟此鄉賢祠之權

興矣自是以後見于史冊者甚夥然皆專祠而非總祠也
明代始令府州縣學立名宦鄉賢總祠有司春秋致祭
國朝亦因其制豈非欲令諸生觀禮者以古人爲師而有
所取法歟然守土者每視爲具文而儒官亦弗之深考或
已列祀典而祠無其主或祠雖有主而志無其人或名宦
誤入鄉賢或鄉賢誤入名宦或名雖彰著而無關乎本郡
或縣已他屬而仍贅列其人其他官爵闕書姓名誤寫者
尤不可殫紀凡此諸失各郡皆所不免而揚郡尤甚前守
劉公源灝督率同僚捐修郡學屬訓導陳君萼寶應舉人
劉君寶楠攷定名宦鄉賢祀典會劉公升任去斯事遂輟
今年夏余權守斯郡陳君以前事詳請立案其應移祀鄉
賢者曹憲孫馨張方平桑喬蔣應奎黃瓚王軌凡七人應
移祀名宦者婁師德李德裕韓琦晁補之宋庠陳瑄熊尚

文馬從龍馬文升凡九人應補入名宦者謝安以下凡若干人應補入鄉賢者臧良以下凡若干人其官爵姓名訛脫者俱已改正惟有應撤之主或以有舉莫廢爲疑余案文王世子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鄭注云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又云有國故則否鄭注云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疏云此謂諸侯之國釋奠之時若己國無先聖先師則合祭鄰國先聖先師謂彼此二國共祭此先聖先師故云合也若己國有先聖先師則不須于鄰國合也當各自祭故云有國故則否夫先聖先師苟有其人猶不必借資于鄰國况名宦鄉賢尤當各從其故不必借才于異地也亦明矣名宦中如王安石應移祀通州鄉賢中如海州之徐璆六合之陳融如皋之胡瑗無錫之杜鎬天長之朱壽昌通

州之錢嘖以下十三人應各移祀其鄉何遜海瑞王守仁未官揚州汝南應曜千乘董永皆非揚人文天祥停留眞州三日不得謂流寓均應撤主余謹據禮正之旣飭學別立檔案復作記以誌後之人俾有所考焉

重修玉皇閣記

玉皇閣隸於江都者一在瓜洲東門外聳峙臨江隸於甘泉者二一在古旗亭一在邵伯埭旗亭地勢湫隘瓜洲之閣亦漸就傾圯惟在邵鎮者規模宏整金碧有輝是閣爲宋羅令祠遺址秦少游有羅君生祠記載在郡志明天啟初山東道士劉化芳渡河涉江採木製造玉皇尊像將載歸東魯道經邵埭湖波洶湧舟不能前乃建閣於羅令祠舊址以供奉尊像焉嗣劉體芳又於閣前建山門及雷祖殿閣後建斗姥樓文武帝君廟而供羅君繪像於樓下不

忘本也明末盧清閒又建東西兩廊鐘樓及門前石橋歷歲滋久鐘樓既圯其餘土木之工亦廢而不修 國朝康

熙戊申住持王清淵復鼎新之其詳載於編修蔣君繼軾所撰記中道光戊子蔡復基於閣之西偏建屋數楹以爲延客之地歲在辛丑蔡君弟子管本厚住持斯閣發願募修紳士既各釀金而鎮中貿易以豆市爲大宗復歲出贏餘以助葺理之費遂乃增修寶閣凡甌瓦甌甌之屬悉經更易嗣於己酉孟春髹漆裝彩煥然一新咸豐甲寅文淇寓居閣中管君以此次重修未有記文屬爲紀其年月因得讀編修所作之文編修謂三清虛遠上帝尊嚴闔闔天門虎豹蹲踞豈塵世所易瞻仰紫雲之閣碧落之城鳳宿鸞棲煙雲縹渺豈俗人往來之地惟耽虛好道之士歸宿此域亦修真養性之一助爾其說固當然余按錢少詹事

大昕亦嘗一嘉定集仙宮玉皇殿記其文有云釋氏奉佛
爲天人師而諸天乃在護法之列其言誕而難信唯道家
以玉皇上帝爲天神之至貴者玉以言平德之至純皇以
言平道之至大與書稱惟皇上帝詩稱有皇上帝者若合
符節而復選高敞清幽之地築室而事之巍巍峩峩昭布
森列使人有所敬畏以謹其修而寡其過則與吾儒敬天
之學相資而不相悖焉又謂天道遠人道邇求福於天不
若求福於已瞻禮膜拜乃致敬之末節非所以格天也然
三洞立教爲平等說法崇奉有所齋醮有儀使人知天之
當敬而從事於善知天之可畏而預遠於不善可以保身
可以善俗其言尤爲篤實平近可謂感人而易入矣余避
寇堞上嘗往來斯地見閣外有蘆棚數十間棲止流民施
粥施藥施棺皆鎮中諸紳士捐貲爲之者凡諸善舉大率

先集議於閣中而後行之昔少游記羅公之德政謂鯨寡
孤獨之有失其所者如己致焉又出私錢營致藥劑以給
疾病之民所瘡至不可勝計由斯以觀古今人何遽不相
及之有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道德經曰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去歲粵匪寇揚城再至壕輒反無所騷擾故鎮中
得安全無事謂非天之所祐所與不可余故舉少詹敬畏
之說爲文記之以授管君使鑱諸石願諸善士之力行勿
怠也管君字吟松工書善基本鎮人

青溪舊屋文集卷二

青溪舊屋文集卷三

儀徵劉文淇

上阮相國書

前蒙示抄本宋揚州志五本其通州志一本內一卷所附雜詩皆係詠揚州者考通州在宋爲靜海軍不屬揚州且所附詩詞又有元明人廁其間必非宋人原本其重修眞州志一本係嘉定時所修嘉慶揚州府志云嘉定眞州志二十二卷今按抄本眞州志卷首有韓梃序係紹興眞州志序府志載韓梃紹興眞州志七卷其書久亡其序僅見于此又有永嘉黃氏序一篇係嘉定志序而志書亦未載志爲嘉定時所作而呂真人祠堂記劉宰新翼城記放生池記皆寶慶間所作孫虎臣麗光園湖光亭記呂師龍重修學記乃咸淳間所作均在嘉定之後按隆慶儀眞志載

嘉定真州志丁宗魏劉雲辭洪同修錄事參軍張端義補
按府志真州幕官有張端義寶慶錄事隆慶志凡例又謂
真之地乘宋嘉定有志寶祐有志寶慶寶祐皆理宗年號
嘉定時所續載者或張端義所補數原本廿二卷抄本僅
六卷載六合儀真事宋時六合隸真州故也碑記二卷文
章二卷城池一卷雜錄一卷碑記文章所載多府縣志所
未載卽其所載者亦多刪節抄本均載全文又碑記文章
均載撰人及書丹篆額姓氏年月後來府縣志皆削去書
石者僅留撰人殊嫌未備真州當南渡後爲戎馬之地城
池守備尤爲緊要城池一卷所載案牘之文甚詳府縣志
亦多刪節其廣陵續志一本府縣志藝文均無其目按抄
本惟揚志書板中載有紹熙廣陵志嘉泰廣陵續志遺書
中載有紹熙廣陵志序一篇

抄本誤作紹熙廣陽志

嘉泰廣陵志序

一篇紹熙廣陵志十二卷帥守鄭興裔命州學教授鄭少魏江都尉姚一謙所編鄭少魏序云寧掇蒐獵于磨滅散亾之餘聚爲一書鄭興裔識其後云惟揚表裏江淮號今巨鎮乃闕斯文異時但抄錄聞見遇帥守視事之初雜寘于簿歷登載不備無足取信乃屬郡博士鄭少魏附邑尉姚一謙搜獵訂正聚爲此書據兩鄭君之言則紹熙以前廣陵無志府志藝文有晉陽郭廷誨廣陵志一卷按書錄解題廣陵妖亂志三卷唐晉陽鄭廷誨撰唐書藝文志作郭廷誨惟揚志遺書內亦作郭廷誨廣陵妖亂志則府志書作廣陵志者非也書錄解題亦載紹熙廣陵志十二卷鄭少魏姚一謙撰此書久亾鄭少魏序謂凡所謂封域廣狹道里遠近戶口登耗土地生毓與古今之人物碑銘姓氏名賢之述作歌詠益亦揃備鄭興裔云事以類分各有

條目凡十二卷則紹熙志體例猶可想見嘉泰廣陵續志
卽續此志爲之趙師異廣陵續志序云閱郡圖志遺略太
甚因屬臨江劉君昌詩會粹而續之書凡六卷又謂名賢
之賦詠樂石之鑱刻文獻不足姑摭其粗以備後云今抄
本廣陵續志不載撰人當卽趙君命劉昌詩所編者抄本
六卷與趙序合御書詔敕一卷碑記石刻一卷上梁致語
一卷詩詞一卷詩話詞話一卷城池一卷詩詞附儀真詩
詞數十首小序謂儀真爲淮左勝地異時騷人墨客登眺
于此者皆能寄興高遠發爲詞章表而錄之得數十首以
儀真爲淮左勝地特載詩詞數十首其實真州在宋爲建
安軍不隸揚州也詔敕碑記詩詞各門多載嘉定寶慶淳
祐寶祐時事而末卷附家坤翁寶祐城紀事詩皆在嘉泰
之後按寶祐志序謂前制參家寺簿坤翁嘗訂異舉遺則

嘉泰志中殆有家氏所續者嘉泰志作于嘉泰三年上距作紹熙志僅十四年所續六卷原不能多所增補然心中載嘉泰以後事頗多則亦非劉昌詩所編之原本也嘉慶揚州府志云寶祐惟揚志三十六卷無撰人姓氏舊志繫以鄭少微按鄭少微當爲鄭少魏紹熙廣陵志乃鄭少魏所作見于直齋書錄解題寶祐維揚志非少魏所作舊志繫以鄭少微誤矣今抄本惟揚志載有洪勳揚州府敘其敘略云賈公似道來制全淮爲言乘志軼書條貫靡竟盍爲董厥成勳不敢以謏聞諉戊午春成書若干卷戊午爲寶祐六年則勳所作之序爲惟揚志序無疑抄本作揚州府敘乃傳寫之誤洪序又云或表年以繫事或從類以別條說者刊研闕者蒐補鋪觀往迹爰及邇年朝家建置州鎮興行人事物宜軍情敵變益以詳備亦可略見寶祐志

之體例矣。又惟揚志雜錄內辨證揚州沿革云：兩漢迄陳揚州所統非今州境，已詳于郡縣表。又雜錄中小序謂明辨以證諸實，會粹以拾其遺，亦與洪序表年繫事訛者刊研闕者蒐補之言合。故知寶祐惟揚志爲淮南轉運判官洪勳所作無疑。洪序不載卷數，但云若干卷。府志云三十六卷。今抄本第有六卷。首詔令一卷，子目二曰歷代詔札，曰敕令，次詞翰，二卷子目三曰遺刻，曰遺文，曰遺書，而遺書之末又附書板遺文之中，以序表上書簡啟墓誌爲次，亦與洪序或從類以別條合。次詩詞一卷，無子目，次雜錄一卷，子目五：詩話一，詞話二，牧守雜事三，辨證四，拾遺五。次城池一卷，敘歷代及宋城爲詳。據雜錄序云：寶祐所錄視舊略備，然而今昔之詞章，牧守之雜事，明辨以證諸實，會粹以拾其遺，或可以資好事者之美談，質傳聞之異辭。

者謹不敢廢故敘之以雜錄終焉是雜錄當在卷末抄本
城池在後誤矣統按嘉定真州志及嘉泰廣陵續志寶祐
惟揚志三書體例略相似皆仿紹熙廣陵志爲之雖非完
書然遺文軼事頗資見聞又所載詩詞最爲詳備大率隋
唐以前本鮮于俊揚州集有宋一代本陳洪範揚州後集
府縣志不載者多矣今以隆慶儀徵志校嘉定真州志以
新揚州府志校嘉泰寶祐二志其所失載及有刪節者俱
下一籤謹將原書五本繳上並貢所疑伏乞誨政又前日
辱示中統史記係以索隱散入每卷者以家中所有汲古
閣索隱單行本楠爲校對頗有異同洵爲海內鴻寶惜卷
帙太多不能一一互勘留十日略爲繙閱卽行繳上文淇
所撰揚州水道記現又錄一清本作爲十圖已托友人繪
畫先將書稿四本坵呈鈞覽並希削定是幸

答黃春谷先生書

春谷先生閣下接讀手教雅荷倦倦維誦之餘具見大君子實事求是之意與誘引後進之心迥非流俗所能希冀其萬一大箸四條旁通曲證妙義環生洵漆室之燈迷津之筏也文淇於左氏學掬涉藩籬未窺宦奧書中所明四義皆蓄疑已久者僖三十年傳饗有昌歆自正義謂此昌歆之音相傳爲在感反而人不知昌歆之歆當音觸自玉篇以齖爲昌蒲菹而人不知昌歆之字本當作歆不當作齖段氏玉裁謂昌陽氣辛香以爲菹其氣觸鼻故曰昌歆於歆字之本字本音可謂明白了當而又謂歆與齖可相假借則猶爲玉篇所惑先生謂觸之字起于蜀蜀本有上觶之象加角則爲角之觸加欠則爲氣之歆說文解歆爲盛氣怒正是觸之本字觸行而歆始廢可無疑于昌歆之

歎當音觸矣謂齧以齧爲聲而卽以蹙爲義與昌蒲菹義
了不相涉可無疑于昌歎之歎本當作歎矣謂歎在燭部
音觸齧在屋部音蹙其變爲在感徂感反實方音展轉誤
會且假借之字但取同聲安有齧爲假字而反直據本字
之義居然訓爲昌蒲菹者可無疑於歎齧之不能相假矣
昔人謂不通假借而但泥古義不可以解古書愚竊謂但
講假借而不明本義亦未可以解古書此類是也宣十二
年傳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碁之脫局少進馬還又
碁之拔旆投衡乃出傳氏以碁爲毒直同鑿語杜氏訓碁
爲教亦與情事不合說文引作楚人畀之黃顛說廣車陷
楚人爲舉之此必左氏先師之說惠氏九經古義亦從說
文而以傅氏爲非至杜氏謂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前人
從未有正其誤者先生謂拔旆投衡自是兩事拔投互文

去此兩物則車輕馬便乃可得出若使置臥則旃愈橫長
 拖逼馬首勢更阻于帆風車陷而不能進正須多人助力
 移舉車上機礙重物以爲釋卸輕便之地卽今時道路陷
 車之情狀體會曲至可謂物無遁情矣至衡旣脫去恐人
 疑無從縛軛則又引皇侃論語疏見雖去衡而軛亦可暫
 著于轅正來教所謂鈎隱使之徑通羈周務其隙泯也襄
 二十五年傳表瀆鹵杜解瀆鹵爲埆薄之地正義引賈逵
 說瀆鹵也鹵地必薄意謂杜說同于賈氏文淇竊疑之說
 文鹵西方鹵也是鹵正訓鹵瀆之爲鹵古無其訓卽瀆可
 訓鹵而鹵旣訓鹵瀆復訓鹵詞義重疊無復文理古人席
 鹵並言然東方謂之席西方謂之鹵席與鹵有分也鹵鹵
 並言然鹵銜也北方味也大鹵曰鹵鹵與鹵有分也瀆鹵
 同訓爲鹵果何分乎推原賈逵之注當云瀆鹵瀆鹵也以

鹹解鹵而不解漚字意謂漚與鹵對文鹵爲鹹薄之地則

漚爲和美之地以漚爲和美人所易知故不言也

用禮草人疆藥

非訓漚爲堅以脆解藥非訓輕爲脆注釋中每有此例正

義所載古注經其刪節者不少此條漚鹹也三字必非賈

氏原文其刪節處雖無可考然按下文數疆潦賈逵以疆

爲疆槩堯埆之地

賈讀疆其兩反沈氏欽謂非疆卽潦井韓謂字當作疆不加土

衍沃賈逵云下平曰衍有旣曰沃每字各具一義其餘賈

氏無注按山林藪澤京陵隰臯每字異訓人所共知所謂

規偃豬者謂于豬水之地作偃

偃卽

以受之町原防者謂于

豬旁平原之地作防以止之

指人以豬畜水以防止水鄭司農說滿防以春秋傳曰町

原防規偃豬元謂偃豬者畜

流水之陂也防豬旁隄也偃豬原防雖非對舉之詞亦

每字各具一義何獨漚鹵二字同訓鹹乎足知漚之訓鹹

斷非景伯之說况叔重本從賈逵受古學篇中所引左傳

大都景伯之說許冲序稱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達作說文解字是說文解字一書皆折衷于景伯者若鹹爲瀉字本義許君卽當據以入說文今按說文于瀉字下注云瀉淥也而不解爲鹹則鹹斷非瀉字本義若云假借則與瀉同音之字如廣韵所載常倫切十三字亦從無訓鹹者足知景伯斷不訓鹹也顧亭林謂上下皆以二字成文未解瀉爲何等之地而又引陸氏說謂瀉鹵地宜鹹者則仍瀉鹵不分沈氏欽韓引廣雅云瀉漬也謂席鹵之地沾漬故賈逵轉訓爲鹹則亦未知瀉與鹵對文也先生謂瀉爲沃土與鹵相反洵精確不磨之論文淇又就景伯本不訓鹹申言之未知有當否也成三年傳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杜注及正義皆不言楮爲何物襄三十年傳取我衣裳而楮之杜解楮爲畜陸粲解楮爲衣裳本于集韵集韵本

于漢書南越傳注褚衣囊也玉篇褚裝衣也字或作衿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裝衣曰衿第言裝衣而不言爲何物則以褚爲囊囊者亦是望文生義先生謂褚卽厨後又加巾爲幘古時封與者同音儲儲義虛褚厨義實亦通論也至于既優既渥之訓妙于解詩形渥麗澤之文精于說易疾澣腥脂正鮑人之句讀訛謬涑漚沃盥駁帨氏之音訓混同語皆破的意豈索瘢而篇中大指謂凡字云以某爲聲者必兼其爲聲之字之義不徒聲也雖本說文某亦聲之例而特推廣究之尤爲前人未發之覆所示左氏四義文淇已摘入拙著疏證中謹將原書奉繳天暑不敢上謁惟爲道自重不宣

附來書

黃承吉

月前三復大著深佩闡微使南北朝之學不終見覆卽

左氏傳之義可眾共尋意者一見一否之泉於此而復挹也其書近類樸遯實懷縈紆不似蒐輯諸家僅窮可見而已近時金谿王謨集漢魏遺書功等匡績服賈劉衛亦掇數編然彼書循故籍之轍庶幾守聞此書伐正義之藩斯云作者矣僕因製序併檢諸帙在旁五日忽雨不果弔屈適取顧氏一種析觀觸有謾見於是搨管杼臆輒明四義遽累多辭良以鉤隱使之徑通羈周務其隙泯亟圖隅反深謝稜磨非可遺爲後塵正以乞之先路而攻石未錯疑竇更滋遂復就許君之單辭窮諸籍之微義申之浹日又積萬言夫其詁渥爲霑小大皆由天象以高爲淦出入已盡人爲一字之通周乎覆載而僕謂形聲之字右旁匪直爲聲斯解經無外之鑄局爲說文未發之宦奧蓋字從言起言自性生非耳喻何

由結繩不口區奚以類物聖人制器尙象百姓與知與能莫不主之若乃釋名所載異字同聲虎通之詮隨文作義迥非斯術夫豈達塗就使窺見一轡躡其寸縷而沿溯未極辨認終疎要以張柅爲萬帛之統綱得筏卽千航之津渡會其體要則可使解顏相助聚訟胥捐若更喋以方音豈猶迷夫小學而蹉跎暮齒白駒之隙不留猗違後生馬牛之風奚逮繭室自蔽著書無成雖欲紬繹不可得已乃者論深造則聽者皆倦導浮慕則謀夫孔多斯又一握爲笑振古如茲者也足下前世光伯後來道原榆棗洽其功深風雲互其氣厲屬當前之樸學豈非能賢有如斯之顓門所屆莫量如何十稔旣覲一筭未傾徒令懷伐木之實繁歎漸醴於往昔意如吾友其人其人者不可復覲然而山鍾川毓鄉閭已謚名

儒日居月諸堂室須登繼者夫名物所證乃闔闢之維
模範苟存卽方圓之本由斯以況則今之僑盼非君其
誰罄折肱之良援交臂之失冀此時矣且知言必先訓
詁識字豈外經綸肩有替勝顧而一輒洵乎恃君爲質
勿以弇遺亦云微子之故非有璞進至于言之綦盡則
待易燭而規我也草錄一冊愧蕪蔓之甚蘄切教之承
吉頌首

與沈小宛先生書

小宛先生閣下文淇駑鈍無似于學問之途未窺涯涘然
側聞先生緒論及拳拳誘掖之盛心稍知感奮不敢自棄
前歲得尊著左傳補注已錄副本披尋再四竊歎左氏之
義爲杜征南剝蝕已久先生披雲撥霧令從學之士復觀
白日其功盛矣覆勘杜注眞覺痕瘡橫生其稍可觀覽者

皆是賈服舊說洪稚存太史左傳詁一書於杜氏勦襲賈服者條舉件繫杜氏已莫能掩其醜然猶苦未全文淇檢閱韋昭國語注其爲杜氏所襲取者正復不少夫韋氏之注除自出己意者餘皆賈服鄭唐舊說杜氏掩取賊證頗多竊不自量思爲左氏疏證取左氏原文依次排比先取賈服鄭君之注疏通證明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所勦襲者表明之其襲用韋氏者亦一一疏記他如五經異義所載左氏說皆本左氏先師說文所引左傳亦是古文学家說漢書五行志所載劉子駿說皆左氏一家之學又如周禮禮記疏所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注異者亦是賈服舊說凡若此者皆以爲注而爲之申明疏中所載尊著十取其六其顧惠補注及王懷祖王伯申焦里堂諸君子說有可采咸與登列皆顯其姓氏以矯元凱冲遠襲取之

失末始下以己意定其從違至若左氏之例異於公穀賈服間以公穀之例釋左傳是自開其罅隙與人以可攻至春秋釋例一書爲杜氏臆說更無論矣文淇所爲疏證專釋詁訓名物典章而不言例其左氏凡例另爲一表皆以左氏之例釋左氏其不知者概從闕如杜氏以經訓飾其奸邪惠定宇微發其端焦里堂六經補疏以杜氏爲成濟一流不爲無見然以杜氏之妄並誣及左氏則大謬矣近今爲左氏之學未有踰先生者文淇鑽仰有年草稿粗就期以十年之功或可成此但學識禱昧尚希有以教之至新舊唐書考證向亦粗具條目垂諭殷殷敢不黽勉俟左傳卒業卽肆力爲之先舅氏曉樓先生所著書最精者莫如公羊禮疏誠如來教所云但此書博引舊說無所引申恐後人有襲取之者極知先生不喜公羊然先舅氏一生

勤學非先生孰表章之倘能賜序一篇幸甚伏乞鑒察不
宣

與劉楚楨書

楚楨足下前以拙著左傳舊疏考證奉質承荷校勘謹嚴
精確獲益良多惟隋志亡書爲正義所引者弟據以爲非

唐人此確有關係據唐書貞觀三年魏徵監修隋書又奏

顏師古孔穎達許敬宗三人同撰徵爲其序論貞觀十年

則二十又云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相繼爲祕書監

請購天下書據冊府元龜正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

書手按徵本傳貞觀三年爲祕書監虞顏貞觀七年爲祕

書監祕書少監是時方購求遺書冲遠又預修隋志豈有

私家自見其書乃不上官局而又於志內云李巡等注已

亡揆之事理必不其然至來教謂爲闡記按新舊唐書僅

云闇記三禮義宗不言其他且疏中所云亡書不下二十餘條豈皆闇記又既能闇記卽何不錄出副本上之如謂
慎疑而不上之於官則正義亦官書胡不慎疑而乃載之
也至謂冲遠與光伯同時光伯所見之書冲遠亦無容不
見是已然隋亡之後典籍缺如冲遠等作隋志已云所存
者十之一又唐高祖太宗兩下詔求書亦皆以亂後亡失
故求之極殷雖同時習見之書而不能無昔存今亡之慨
亦載諸正史可考而知冲遠學識無媿通儒然此書乃未
成之作又經後人刪竄多失其真且冲遠在時馬嘉運頗
駁正其失當時服其精博是其書在唐初已有疑議矣自
來官書成非一手其刪定者又皆身領數職或兼修數書
如左傳疏隋晉五
代書冲遠同時修期限迫促難免疏漏不能如士子閉戶
纂述瞻前顧後積數十年精力而成故無大疵謬也拙著

首卷兄粘簽處慎翁贊歎謂語語允當可稱良友直諒之義吾輩共勉爲之

與王子涵司馬論修縣志書

竊惟修志一事先定體例而體例之定須將所有舊志參互考覈擇善而從現修儀徵新志以嘉慶府志爲法分門別類略仿其例誠爲盡善然亦有當議變通者府志以嘉靖維揚志爲最古阮太傅處藏有一部癸卯年燬於火世間遂無其書前此修府志時采用雖多然散見各門其原書體例無可窺尋考古者深以爲憾儀徵舊志除陸志顏志外康熙三十年馬公章玉續修之胡志已不可多得文洪訪之郡中藏書家得康熙七年胡公初修之一部又得雍正初年李公所修之一部皆阮太傅所未見者舊志之難得如此嗣又覓得隆慶申志一部揚州府屬八縣江都

爲附郭首縣而縣志僅有 國初所修者絕無明代之書而儀徵則有隆慶志誠不可不愛惜之也太傅前撫浙江時顏公修志請定凡例太傅勸其存留舊志續修數卷又屬江鄭堂先生別爲校補陸志一冊附於顏志之後及文淇館於太傅處亦嘗論及修志之事謂不可掩蔽前人此次修志擬推廣其意而變通其法現所修各門首隆慶申志次康熙胡志次康熙馬公續修之胡志次康熙陸志次雍正李志次嘉慶顏志次今日新增其有爲各志所無而此次新增者如鹽法事略之類不妨照府志等書新立一門而注明其故文淇前閱鹽法志所加叢條亦謂當采申志胡志食貨之文加以新采各書別立鹽法一門惟陸志顏志原列於官署門及秩官門前此曾致者不必移入鹽法當注明互見以存其舊耳書局中與諸君子商酌第約略言之今特細爲剖析如能條列各志於前有五善焉書莫善於存古古書存世頗少

邑志之舊者更少隆慶申志康熙胡志實爲不概見之書
更數十年後恐此二書亦難於永存卽存亦若滅誠以原
板久失邑中人士不能盡見其書也今將申胡各志彙列
於前後人讀新志者卽可得此二書之崖略則申胡二志
雖滅猶存馬李陸顏四志亦並傳不朽其善一也事莫貴
於核實邑乘之得失必具列其書而後可知若空言某志
善某志不善其得失之故不能明也今詳列其書逐條核
對而得失自見卽如田賦門申志載洪武戶若干口若干
但言永樂至正德戶口各有增減陸志因之不以申志核
之則不知永樂至正德戶口之數有減無增今列申志原
文於前而注明胡志所收最濫如廣陵吳晉等皆係江都
失見矣人物門胡志有廣陵鄉遂濫行收入不知江都亦
有廣陵鄉也今詳載胡志原文而加按語於後則申志之
所以不采陸志之謹嚴見矣既不掠人之美亦不爲人受過其
善二也修志之法貴精密而戒復漏聚則易精密散則

易復易漏若將各志析散另編恐或有新志本於舊志而采新遺舊者亦或有新志詳於舊志而采舊遺新者且恐有彼此俱遺及彼此複見者縱悉心考核難保無疎舛之虞今條列各志於前則無重複遺漏之弊其有詳略互見者不妨隨條附注以求精密其善三也凡修書固不貴於速成然亦不可遷延以致半途而廢目下志局所捐經費已極艱難加以城郭被水辦理賑務捐項斷不能加多而同局諸君子率多寒素皆有館事羈身若另立規模必致曠日持久今以前志爲主後志與前志同者無庸複述惟遇有詳略互異者然後注明似乎剋期可成事半功倍其善四也夫作事期於易成而立法貴乎能繼歷數十年後地方情形固有今昔之不同而邑中人文蔚起其應紀載者必逐漸加多若不隨時纂錄恐年代久遠必有湮沒不

彰之患各地方修志鄭重遲延者多因經費難籌誠以續修一志必另開生面故築室道謀事大難舉若新志井井有條作法貽後閱數十年如有續修卽增補數卷附於新志之後則易於集事無用更張觀今日之力存舊志知後日之必存新志後之視今不異今之視昔其善五也且地理志以漢書爲最古其首列禹貢全篇次列周禮職方氏一官然後述漢時疆域此卽新志備載舊志之例後此郡縣志用其例者如元至順鎮江志各門每先引宋嘉定志是古人已有成例並非自我作古或有嫌其沿襲無所改作者然以各志互相參考加以釐訂並非徑錄舊文况舊志新增分析登載其注明以上舊志者足以見諸君子編次之精根據之確其注明以上新增者足以見諸君子搜羅之廣纂輯之勤則沿舊者不啻更新而新采之功更著

矣又或疑年代先後閒有倒置者然嘉慶揚州府志列女一門有年代在前而反列於後者實以前次修志時漏未登載後次續修始經補入故耳府志既循舊志次序登載則縣志亦不妨仿此矧正史之中如後漢書內卽有補前漢書之遺者仍復各自爲編不相牽涉則時代之說亦不必過拘也以上諸條皆管見所及伏乞核定後飭小史別錄一通遞至書院就正同局諸君子是禱